



故郷は遠く 新北市原住民教師の苦楽
 Far Away From the Homeland: The Happiness and Struggles of an
 Aboriginal Teacher in New Taipei Metropolis
 文・圖—baciavu savan 高曉琳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國小教師)

都會觀點：新北市 回鄉路迢遙 新北市原住民教師的甘苦

在出生前，vuvu（祖父母）輩已經為了生計與出路而離開原鄉，是為當時台灣第一代漂泊到都市（台南）的原住民，往後的歲月就這麼地在原鄉與都市之間流動，直到49歲與51歲時跟祖靈相會。父親這一代又因為當時未申請故鄉台東老家土地測量登記，只能持續在部落與台南兩地間來回，而當我們一個個出世，為了家庭的安定與發展，選擇落腳在台南市，直到現在，日久他鄉也已成爲故鄉了。

從原鄉到都市的移動

那時，從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或是附近部落）外移的親友和族人都會透過這條遷移路徑，在台南市的東區——這塊比鄰外省眷村、閩南社區之地聚集，久而久之，此處儼然是一個小型部落（一般稱大林），原鄉部落的訊息和此處的消息都在這個網絡交會，在都市部落裡，筆者的族群認同就依靠著親友、族人共同生活的經驗而建立，背山面海的大竹（tjaucuqu），是居住在此都市部落的族人，共有的記憶與故鄉。

師專畢業之後，曾經在台東縣的國小服務，學校只有8個班級，當地的學生、家長、同事都非常樸實、單純而熱情，猶記得有時候，晚餐或點心隨著季節的變換跟附近田裡的作物是一樣的，家長的盛情實在很難拒絕，也非常感謝他們的照顧，讓我擁有一段溫暖的回憶。當時住在台東市，距離學校約50分鐘車程，所以早上要搭第一班的鼎東客運，才趕得及上課時間。最怕夏天時的大雨，行駛在山路上總是提心吊

教小朋友用排灣語介紹自己的名字。





利用積木進行排灣語數字和顏色教學。

師專畢業之後，曾在台東縣的國小服務。當時住在台東市，距離學校約50分鐘車程，早上要搭第一班的鼎東客運，才趕得及上課時間。某一天還因為颱風的緣故，大型落石擋在車道而無法通行，只得請假。偏遠鄉鎮的建設與交通便利性，對原住民學生受教權益影響甚鉅。



膽，不知何時會有落石砸下來，某一天還真的因為颱風的緣故，大型落石擋在車道而無法通行，只得請假；偏遠鄉鎮的建設與交通便利性，影響原住民學生受教權益非常大。

婚後，因為家庭的因素，移居到新北市深坑區服務，一開始完全陌生的鄉鎮，如今已成為自己居住16年的另一個故鄉；選擇這裡也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坑和老家——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原鄉部落），一樣擁有好山好水，環境相似。

嘗試透過教務處、人事室等管道詢問校內教師身分，因而也引起同事們的好奇，目的是希望找尋和自己有相同身分背景的族人，但至今尚無原住民後輩或是新進族人同事為伴。課餘和同事們談起班上學生學習進展、家庭狀況時，偶而說

起各自班上幾位原住民學生的行為表現，總會特別激起關心之意，期待日後在校園中能和這些學生不期而遇；而當遇到這些原住民學生時，總是覺得特別地親切，如同家鄉的孩子，所以會主動和他們打招呼，連帶關注家中父母近況、工作及生活適應問題。

原住民教育工作者的反饋

直到深坑區成立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之後，逐漸有機會與原住民族人開始接觸，透過這條認識族人的途徑，帶入在地熟悉的人、事等話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之後能感覺到自己被接受和信任，族人往後對孩子在學校的問題，會希望多給予關照。工作上，同事遇到行為問題棘手的原住民學生，會請筆者幫忙通知其父母到校溝通，



婚後，移居到新北市深坑區，原本完全陌生的鄉鎮，如今已成為自己居住16年的另一個故鄉。深坑區成立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之後，逐漸有機會與原住民族人開始接觸，透過這條相識族人的途徑，帶入在地熟悉的人、事等話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之後能感覺到自己被接受和信任。



一起解決孩子的問題行為；或許看在同是原住民身分的份上，再加上平日有互動的基礎，原本不知如何與學校導師溝通的族人，後來也願意和學校商討孩子輔導事宜。

承蒙本區原住民族人的信任與託付，獲推選擔任新北市深坑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負責人，由於校內原住民學生家長多數也是本團體的成員，為了深入認識這群可愛的族人，就讀研究所時便以「都市原住民的社會網絡與族群互動的經驗——以新北市深坑區原住民為例」做為本地原住民遷移至此的論文研究，透過實地訪談，理解到族人在都市生活的歷程、對下一代的冀望以及需要公部門的協助。連續3年來已陸續辦理學校與社區連結的活動，如運動會時和學生一起表演、參與新北市ilisin聯合豐年祭、參加新北市原住民運動會、參與深坑區原住民族中秋節社區文化交流、辦理深坑區原住民族豐年祭、辦理深坑區原住民族學生文化成長班、推動歲末原住民族文化交流與社會福利宣導。雖然深坑的原住民人數僅有240餘人，跟新北市其他行政區比較起來相對較少，但站在學校以及教育的立場，關心原住民學生以及家長的心並無二致。

來自教學現場的省思

回顧不同階段的經驗，累積成為開啟下一段歷程的鑰匙；在擔任導師的階段，必須將心力投入於教學以及班級經營；兼任行政時期，則期望自己將服務實踐在學校的教師、學生、家長層面，給予最大的支持；加入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則希望能夠將求學時期在學習路上受挫的經驗，轉化成為協助原住民學生自我成長、熱愛自身族群的動力。雖然本職為教師，但是經常思考：如果能將教育與眾多公共事務以及原住民事務結合，必定會有更大的效益，受益的人也會更



辦理2012年度新北市深坑區原住民族豐年祭。



由於同是族人，筆者總覺得原住民學生特別親切，如同家鄉的孩子，並連帶關注其家中父母近況、工作及生活適應問題。

多，這樣的想法醞釀在心中許久，所以要特別感謝深坑國小現任校長（曾燕春校長）與前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召集人游純澤校長（現任新北市教育局督學），對筆者的期許和鼓勵，於是加入了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本土語言組服務，有機會看見在教育領域中不同特質的工作者，其教育理念與經營人生的態度，促使筆者能以較遼闊的視野看待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許多研究顯示，遷移到都市的原住民人口數和比例逐年增加，而筆者從自己服務的學校以及訪視過的學校也觀察到這樣的事實。都市原住民族人為了工作和生存被迫離開家鄉，雖然具有對自己族群及原住民身分的認同，但是身處主流社會的下一代已逐漸接受與適應主流社會的文化，年輕一代的都市原住民正面臨著族群認同斷層的

危機，未來可能導致族群被同化以及消失。筆者以及多位原住民籍教師更憂心處於都會區的學生因為升學的壓力和考試的競爭，逐漸遠離了自己的文化。每每趁著訪視的機會，提供優秀原住民族人的典範，給予學生最大的鼓勵和目標；在族語教學實施層面，透過合作與討論，希望提供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實質的支持。

原住民籍教師除了要面對一般教育的教學授課，對於肩負著自身族群的使命和文化延續的責任，往往會覺得力不從心，在投入搶救語言和文化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助力，例如：提供原住民

現職教師進修原住民族文化的管道、縣市政府建立原住民現職教師與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作學習的平台，才得以促進原住民學生在族語、文化上的有效學習。◆



高曉琳

排灣族，故鄉台東縣大武鄉大竹村，族名bacivu sava。屏東師專、玄奘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2012）畢業。現任新北市深坑國小教師、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團團員、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教師團隊團員（本土語言組）、新北市深坑區原住民族發展協進會理事長。期望在原住民族語言教學平台上，推動現職老師與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協同學習，共創原住民學生成功學習族語的經驗。